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五二四號

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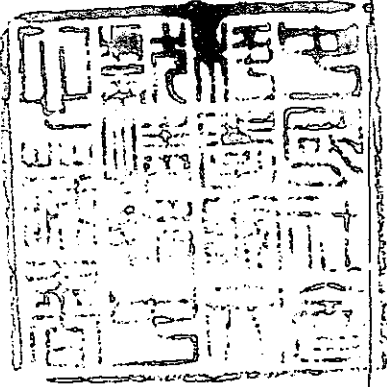
明·陳善等修  
明萬曆七年刊本

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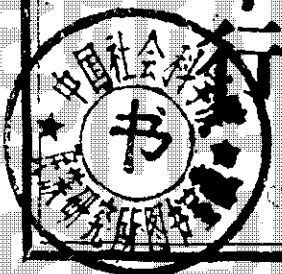
浙江省

# 杭州府志

(十六)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0037304

萬曆杭州府志卷之九十五

雜志中

南渡遺事

錢武肅既受梁命封吳越王歸臨安展飭管隴  
鼓吹振耀山谷章特釣弋之資盡蒙以華屋  
擔簣亦裁錦韜之曰焉敢忘本一隣媪九十  
矣攜壺漿角黍迎之呼曰錢婆安也寧馨長  
進武肅下車拜之蓋其生時光怪滿室其父  
欲不舉媪留之故名錢婆留也武肅乃置酒  
召父老高會媪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  
歲者玉尊時飲玉尊十餘人武肅執爵上  
壽歌曰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

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在苒兮會時

稀按此歌與本傳大同小異今輒收之以俟參考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

律武肅覺其歡不洽乃高揭吳音歌曰你輩見儂

的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歌訖

舉座廢之歡聲振席

武肅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正新舊貫

有國止百年如填西湖建府治重祚當十倍此武

肅曰豈有千年天下無真王者乎有國百年吾所

也即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盡歸無餘以

者凡九十八年

善曰武肅可謂達於義命者矣以千年國祚  
可妄覲而直拒術者之言何其心之公識之遠  
剖據之雄有此偉見斯亦人傑矣豈尋常盜名字  
者可易及哉

開寶九年忠懿王弘俶入朝廷臣請留勿遣太祖曰  
無慮俶若不欲歸必不來放之去適可結其心耳  
及忠懿辭歸太祖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閱  
途中勿啓也忠懿歸錢塘啓閱皆廷臣請留章疏  
泣曰我何敢負官家及太宗即位遂納土  
忠懿入朝太宗宴苑中泛舟宮池手舉御杯以賜忠

懿跪飲之明日奉表謝有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  
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

初忠懿入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忠懿獻詞  
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咫尺玉樓雲雨隔太  
祖憐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忠懿時有和尚行歌市中曰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  
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  
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之

忠懿入朝嘗進寶犀帶于藝祖藝祖曰朕有三

與此不同忠懿請宣示藝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忠懿大愧服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大寶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

青僭號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并年號。虔皆  
鑄劑模糊。蓋歸宋納土時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  
盡錄否耳。

吳越建國於杭。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在城南上隅。  
曰寶劍營在鍾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橋東。曰福  
州營在梅家橋東。曰馬家營在修文坊內。曰大路  
營在褚家塘。

唐乾寧中。楊行密將攻杭州。携僧祖肩密來。瞰城。祖  
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鼓角聲。  
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也。

唐昭宗以武肅平越州功進以封爵賜之鐵券  
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  
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  
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  
轉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  
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  
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  
銘鄧騭之勲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  
知褒德策勲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亂爲昏鏡水  
狂謀惡貫深染齊人而爾披攘寬渠盪定江表忠

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  
羸泰極吳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于金  
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著於旂常  
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寶憲勒燕然之山  
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  
江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礪之誓惟我念功之肯  
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戴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  
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平我信誓  
往惟欽哉

兩浙錢氏偏霸一方急徵苛慘科賦凡欠一斗者多

至徒罪徐瑒嘗使越云三更已聞獐鹿號叫達曙  
問於驛吏乃縣司起徵科矣

王順伯家藏有吳越忠懿王一判語其狀云臣替寧  
右臣伏奉宣旨撰文跪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  
五更前上塔臣自宜却欲重進乞於仁政殿前夜  
間化却不然便向塔前並取聖旨云云夫錢氏固  
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  
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故自貶僭  
帝之議想他所施行皆然矣

武肅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工役士卒嗟怨或夜書府

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武肅出見  
命吏書曰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  
頓息

關右吳仁璧中第入浙謁武肅殊禮待之累辟入幙  
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  
隗余累重雖然容食棍力微無計報焚林敝貂不  
稱芙蓉幕短髮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  
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記仁璧堅  
拒不從武肅怒沉之於江

錢氏鐵券王冊國除日進之內祭宗奉兵亂券沉

水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錢氏  
之後居天台者曰世珪 皇明洪武二年大封功  
臣取其券以為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為之歌云妖  
兒初下合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  
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  
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平  
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旗  
醜酒棹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騎春風錦袍玉帶真  
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鑲字旌殊功虎符龍  
節彤弓矢後嗣猶今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

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蒲面凝蒼  
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思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  
須忠節受此幾人還復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  
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  
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莽埋殘碑

武肅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

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

已上錢王  
遺事類

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登舟朝謁行沮茹躡芒鞋宰相  
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為赤鳥既傍舟  
水深積稻稈以進察政范覺民曰稻堪聊以

提

善口語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宋當南渡其王之  
憂辱何如哉爲之臣者謂宜腐心切齒卧薪嘗膽  
以獎王室而呂范輩乃口占戲語互相譏嘲豈復  
有衣沾晨露之感乎即此可以占南風之不競矣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所持玉扇墜已故往四  
明墜水中物也詢之云買諸市肆問市肆家云得  
諸提籃人提籃人得諸候潮門陳氏厨娘所厨娘  
得諸黃花魚腹中次第閱實以聞上大悅謂舊物  
復還之兆肆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循

王賞賜甚厚

善曰弗索胡獲弗爲胡戚高宗因王墜復得遂欣然以爲舊物復還之兆彼亦知中原之復爲可慶矣審如是蓋任韓岳諸人以復之乎心漫欲復之乃深罪其能復者是羨魚而忘結網也亦舛甚矣高宗以府治爲行宮嘗題中和堂詩云六龍輟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會稽懷哉夏禹勤神功慨歎大後世蒙其仁願回越勾踐焦思先吾身蘇難務遵養賢聖有屈伸高風動君子留意種蠶

高宗嘗一岳武穆而不能用乃顧思材于異代  
高宗嘗御書六經以賜四子監及以石本賜諸州庠  
翰墨稍倦即命吳侯一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高宗既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行者奉湯  
茗甚謹德壽察其非行者中人詢之則本某郡守  
謬以賊廢貧不能生而糊口于舅氏者也德壽惻  
然曰當爲帝言之數日再往其人尚在問之云未  
也明日孝宗請幸聚景園德壽不言咲孝宗再奏  
亦不答太后從容辭之德壽默然良久曰朕老矣  
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

曰如某者朕言之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即以諭宰相宰相謂賊甚寃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太上聖怒朕幾無地可入縱大逆須恕之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其人謝恩而去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虛名文語之允文曰臣請具而解之孝宗曰朕立待回奏允文到宮上謁德

庶氣以之曰朕老而不死爲人所厭允文曰  
聖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  
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  
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  
允文回奏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云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  
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  
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  
誕即高宗也旣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  
曰酷似剡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於剡豈其

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  
夢讖參之良不誣矣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韋氏自北漠將還欽宗挽其  
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太乙宮主是矣他無望于  
九苛也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  
有瞽吾目乃升車嬭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之  
憮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翳  
豁然后大喜請療其右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  
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  
吾之隱說几而留謝之皆不答謾曰太后不

略脩靈泉縣朱僊觀足矣倏忽不見遂命成  
王剛中脩朱僊觀圖其形儼然當日道士也

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集詩  
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咲倩兮美目盼兮彼美  
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  
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温州狂生用之恐  
敗俗上曰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  
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  
不懌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  
得與夔龍爲友矣以龍友之給捷而一時懵懂豈

非榮進有數乎

淳熙已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  
几上惟書籍一部及筆硯楮墨而已近璫嘗奏高  
宗皇帝留下寶器圖書陛下盍時取觀壽皇云先  
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哉  
鏤閉不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伯圭宴于重華宮伯圭奏陳  
下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  
帝過此排當十五日本飲是夜但嚴寒兩牖左  
報月區其生遂出巡簾賞月飲湯一杯至三

竊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人  
道得若不自禁制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  
一事也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府  
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  
重華庫錢不必關聞南內暨役成更不官差一  
夫

孝宗既退居重華宮群臣請以聖誕為重明節有術  
者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至甲寅  
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遊僧者狀不慧而巧

發竒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遊僧曰今年六月也好  
大雪侍璫咸咲爲狂遊僧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  
我狂耶罔測其指至夏季八日而孝宗厭代官中  
皆縞素焉

先是光宗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園兩制俱扈從將  
進酒于茶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幸外  
苑必恭請光堯光宗方怒言者適太上命黃門持  
玉卮宣勸以賜會上怒未解手顛誤觸卮于地黃  
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見太上傳言  
碎卮矣每太上遊幸官家必有進勸一日太上

憲聖幸東觀光宗偶忘之太上左右陰  
散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鷄不  
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鷄以此激太上怒太上  
不聞而王色微變

書仁后者先宗后也感日者之言有震厄于椒殿別  
築精室居之道妝事佛病革而終禕翟不得周身  
長御欲遷之椒殿會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承誰  
命昇此相與昇歸鷄儀及半途訛傳曰風皇至矣  
昔委之而走時光宗見崇恍忽內申以風皇自來  
又之知訛傳方有再至者乃爲烈日所暴體色黑

然變矣置之太緩官人無計致鮑魚于地又以是  
香數十餅亂其臭葬赤山邢后之側不又實震毀  
敗人共快云

理宗微時鞠于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借弟與芮浴于  
河邨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許忽雷雨帝  
與與芮趨避舷側天錫卧舟中夢龍負舟驚起視  
之則兩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氏  
主人具雞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  
趙與苕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

與苕遠門客彌遠有吏立意囑訪浙東

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還白彌遠彌遠召二子至  
臨安立帝爲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異  
也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  
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此掩泣上馬北行之識  
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兆也

乾道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  
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下各乘大舫無慮數百  
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蓋  
楫輕舫旁午如織至于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

開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  
湖中上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釧髹漆織  
藤窰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  
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  
鬟嚴妝自衛以待招呼者謂之水僊子至于吹彈  
舞相雜劇紛紜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  
踘分茶弄水踏滾木撥盆雜藝散耍嘔唱教水族  
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火爆風  
等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  
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開

花監等物宮嬈留麗儼如神僊天香濃郁北  
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  
以安太上心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鑿大池宮內引水  
注之疊石爲山象飛來峰有堂名冷泉孝宗嘗賦  
詩云山中色秀何佳哉一峰獨立名飛來參差翠  
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彿來宮圍指  
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  
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蟬  
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激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

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出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  
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優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  
萊方丈渺空濶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  
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  
盃中淥光堯跋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  
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闊之地疊石爲山引  
湖爲泉作小亭于其旁用爲娛老之具且俾吾兒  
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  
泉流濯喧埃而欲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  
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筆成音形不盡盡

吟詠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詣用意高出百  
上非巨儒曷力可當其粗亦不以見天縱之多  
覽之欣然老眼為之增明矣

南遊以後遊宴之事紛列簡策不可縷述如乾道七  
年三月初十日後苑賞花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  
日大申節八月十八日壽聖皇太后生辰九月  
十五日明堂大禮過宮十一月二十二日孝宗會慶  
節五年二月初一日德壽宮看梅六年三月十五  
日遊聚景園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進守歲金銀  
錢八年正月初二日排當九年八月十五日德壽

宮賞月十年八月十八日浙江亭觀潮十一年六  
月初一日內殿續京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幸玉  
津園與其餘樂節序諸色宴賞莫不窮侈極奢  
傾耳耀目供奉備賞資不貲光影流連情意歡  
暢品題歌舞評閱優伶或親灑奎章或雜進詞賦  
誠一時之盛事亦千載之餘悲也

蔡京當宋徽宗時為翰林承旨階章惇臺諫攻之奪  
職提舉洞霄宮住杭州建第西湖醋極宏麗童貫  
以供奉官請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與京  
甚珍所日達禁中帝遂屬意于京不數年超至

位靖康初余被遷南宮京京盡以金寶泛巨艦  
塘御史孫迪等劾其惡乃貶儋州死詔籍其家  
適毛遂可守杭州京門士也密喻其家藏鏹巨萬  
故蔡氏之後不貧

秦檜在相位願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乏見  
鏹市廛大闕府尹以閭櫓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  
諭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  
鏹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  
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既  
一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其機械如此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貓亡之限令  
臨安府訪索逮捕數百人致貓百許皆非也乃圖  
形自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  
以金猫賂懇乃已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  
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已久其魚視此更大  
容臣妾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  
貢也夫人歸急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  
日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嘆曰我因  
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當檜用事時俊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何人  
獎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智啓曰在昔獨伊  
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喜超擢之  
有選人投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銀燭照蛾  
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即與改  
秩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掇新州之禍直聲大振士  
夫惕禍無敢與立談者獨王盧浮廷珪詩而送之

日囊封初上九重闕是日清都虎豹開百辟動  
觀奏牘幾人回首媿朝班名高北斗星辰土身靈

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靈  
帶聞之大怒流盧溪夜郎俄而檜死盧溪放  
詩驛壁云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  
十年典縉紳禍一朝終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家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竟得  
姓依稀

檢又擅權大誅戮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  
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  
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署臨  
手顛而汚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左

此手曰勿勞太師須臾檜什千几伏地  
獄事大解初泫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脫有恩  
言當餽食中寘肉咲靨一以爲信月餘無報日受  
慘酷求死不可得日正晝置之暗室仰絀之使視  
椽椳偶見屋上一窺如錢微有日影須臾轉射壁  
上成一反字蓋獄吏剪字障日爲報者泫解意亟  
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滿囊  
皆咲靨泫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  
旣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膳矣  
檜有十客曹冠以教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

郭知建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刺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冰以獻計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旣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詣勸墓前其家大吉因厚遺之遂爲吊客以是十客之數

論之乘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謂其功德則訐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國事恐觸忌諱率噤口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劑之類耳晚年殘恣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變佞不

錫杖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  
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至于開門  
受賂富敵王家外國珍奇死猶踵闕其子煇無日  
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故耳

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  
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檜府厚遺主歲吏期  
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  
略送燭一罍未敢啓檜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  
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  
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

十枚既成恐不佳試燃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  
大喜以爲奉祀之專也待方益厚

韓侂胄既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奇功以自固乃  
倡恢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屢敗  
侂胄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第索啓釁之首侂胄  
大怒煽兵益恣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  
外憂惶禮部侍郎史彌遠與皇太子榮王謀誅侂胄  
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侂胄陳自強皆罷  
相仍今夏震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請金人求和  
建陽劉淮爲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鸞鶴沈沈

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雕窓鎖風雨九  
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車不悟有前事  
兀突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云拂曉官家簿錄時  
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

### 太師

侂胥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塘令程松爲亟召女僧以  
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  
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胥意解復召之知爲  
松所市大怒松聞之迺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  
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台顏故爲

王匿之舍中耳仇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謀  
待禮狀仇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旬日遷監  
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  
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仇胄追問之曰柰何與太  
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聰聽耳仇胄憐之即  
除同知樞密院事

仇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  
冠四枚者仇胄喜以遺四夫人十婢皆慍時趙師  
弄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贈仇  
胄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仇胄婦十婢

或來謝翌日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  
如堵歸語仇胄曰我輩得趙太卿光價十倍王  
各酬一官耶仇胄遂進師弄工部侍郎仇胄又嘗  
與客飲南園師弄與焉過山庄竹籬茅舍曰此真  
田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嗅叢薄間視  
之乃師弄也仇胄大悅益親愛之

仇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  
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  
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頽頽草制言其得  
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

者謂伊霍且奭不足以擬其勲有稱爲我王者衆  
諱請加九錫趙師霁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  
皆偃然當之籍沒之晨放逐羣婢願認父母者聽  
以身首服飾去市人利其物詐稱某妾父母者闕  
閨門巷或牽裙攬臂而往發其家藏斥賣之

侂胄當軸黜陟朝紳權移人主時有大族就試南宮  
者題詩客邸云寒衞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  
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侂胄爲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別音問不通後  
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

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胃  
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  
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侂胃愕然  
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  
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  
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  
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  
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  
內地之民死于科索則四海萬方之民怨矣叢是  
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胃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

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  
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  
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  
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  
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  
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蠲逋盡去軍興無名之  
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  
老爲絀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幾  
幾乎仇胃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堂殿  
力辭竟去未幾備作

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  
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侂胄乃  
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  
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  
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即揮筆曰開元天  
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  
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  
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  
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  
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嘆曰文人才子如水

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  
進至此侂胄咲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議  
建寧人後舉進士

陳自強爲侂胄童子時聞侂胄當國自強至臨安待  
選既通見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  
從官入同坐皆跼蹐莫敢居上侂胄徐曰陳先生  
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即除太  
學錄未踰年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改右正言月  
餘自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爲書樞密院事  
以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

自強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強唯一死以報臨王  
每稱侂胄曰恩王恩府稱無誣且爲叔稱書史史  
達祖爲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燬  
燼侂胄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所助不  
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侂胄敗竄自  
強于永州死

蘇思旦者平江書吏也爲韓侂胄腹心以奸計歸誠  
於侂胄侂胄愈益昵之嘗以窘乏求金詣侂胄侂  
胄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指贊助  
之及江上軍敗詞連師且受賂尺牘具存侂胄大

怒策師比海上及低胃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  
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斤金錢六十辦馬蹄  
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千金五斗生金羅漢  
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  
釵釧金一百四十三斤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  
是以一隅之地倖臣黷貨如此低胃所積應且數  
倍國安得不亡哉

史彌遠將謀廢立一日爲其父浩斂僧爭慈寺與國  
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辨人語曰皇子不堪負  
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若其善訓導之

事成驚遠之坐即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  
爲教授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  
要畢竟如何清之曰其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  
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意益決

丁大全當理宗初以戚里婢壻夤緣取寵諂事內侍  
盧允昇董宋臣拜左右正言劾丞相董槐章未下  
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  
追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  
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徒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  
始下大全自是志氣益驕傲

賈似道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于理宗嘗憑高見  
湖中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十數  
年起致相位未幾元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  
相禦之會憲宗崩似道請和兵解上表以肅清關  
帝以其有再造功寵用日盛賜第葛嶺大小朝政  
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爲之語曰朝中無  
宰相湖上有平章

度宗時襄陽受圍者三年矣帝一日問曰襄陽又困  
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  
聞女嬀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

無人敢言及邊事者日坐局領取舊官人及  
淫戲無晝夜惟故博徒得則人人無敢窺其策者  
似道卧治湖山毋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  
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言悉從龍館膳考以第甲乙  
一時傳誦爲之紙貴

似道嘗于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  
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個悲殆  
所謂朝不謀夕者寧復有經國之遠猷哉

似道開閩日有樵竹云咲迎珠履三千客坐擁貔貅  
百萬兵人皆稱羨一客獨曰若是則客居王位矣

蓋若左右交易爲美乎賈大喜厚贈之其他若威  
行寨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膏雨三千  
里明月香風十二日門客所誦獻也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者錢塘鳳口里人故有夫買  
涉至鳳口見而悅之從其夫買之以歸嘉定癸巳  
涉爲萬安丞似道居其家于嫡母縣宰陳履常  
所及似道生涉校書也郡縣始知之終不以入涉  
家後去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嫁爲石  
匠妻似道鎖維揚訪得其母計殺石匠子母方歸  
會享富貴四十年咸淳十年以壽終似道歸越

奠太后已下及朝士貴戚設祭饌有累至數丈者  
裝祭之次至擲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賤  
沒及腰膝雖度宗山陵無以加此

德祐中三宮北行行省俘三學生一百從行責齋戚  
報名以足其數知幾者悉逃匿免州橋吳府二子  
名棠孫棻孫者歲僅一至齋爲齋戚所指駐之去  
出北關諸生趨趨不行被箠登舟餒甚拾河邊蚌  
蛤殼手剡麥粥而啗之道亡者多身膏草野至燕  
者僅十七八人

元時有傳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詞悼宋云靜中看

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  
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  
歎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又假當還掛征帆龍  
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玉花暈碧輦路悄  
誰吟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  
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  
還照臨安

彭公陵事起于天長寺僧聞成于演福寺僧澤蓋  
天長乃魏獻靖王功德院聞欲媚楊亮遂獻寺  
符金玉以此起發陵想澤一力贊成之件本

宋宗愷宗允等詳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地楊...  
部衆發陵劫取寶玉白氣亘天

宋之南渡建都于杭州者一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如  
于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  
于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  
竟與得國時符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  
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  
亡之數相類如此已上南渡遺事類

卷之九十五